窗外树影随太阳倾斜。月亮升起，地面模糊一片，我终于入睡。

四天后，作家得知了我那晚的梦境。

“那之后发生了什么？”作家问。

“看不出来吗？”我说，“我的影子走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发了疯去寻找。白天，太阳辉煌，影子拥挤 。站在阳光下，我身旁只剩光明。我抬头，对视阳光。这时，太阳已经抛弃了温度，影子已经脱掉了颜色。到夜晚，我遍历着我与影子的历史。多年来，我常常在光前变换动作，沉浸于捏造影子的不同形象：花草鸟兽、机器人和我自己。我还会对着影子发呆，陷入它是常有的事。最后，我在一片漆黑中睡去、做梦。第三天醒来时，我一揉眼角，湿了一片。

“那还会回来吗？”作家问。

“我倒希望。”我又哭了。

第二场梦里，影子说话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语言。但它说了，的确说了。它的意思明确，它的意思无比明确。它离开我是必然。它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记忆才是。我说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一切。它说但就是这样。还是在这场梦里，一阵名为爱的风压倒了所有芦苇。

“那第一场梦里有什么？”作家问。

“光明。”我叹道。

那场梦里，所有人的影子和身体都发生了互换。房子与房子的距离越来越远，路越来越宽，灯越来越多。每个人都怕踩到别人的影子，因为生怕踩碎别人的灵魂。每个人都害怕黑夜，因为影子会迷失于黑暗。我们都必须活在光明下。光明变成绝望，影子消失不见。

到第三天，我关掉了房子里所有的灯，拉紧了所有的窗帘。直到房间里没有任何光亮，我才蜷缩进被窝，就这样熬过一天。

“这是两天前留下的伤疤吗？”作家问。

“是呀。真可惜。”我说。

第四天，我拿刀割伤了自己，再用手去涂画，洁白的地板上就有了一道红色的影子。

“影子永远是红的，太阳才是黑的。”我说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。

“等一等，为什么你说你是作家。”我问道。

第五天，我逃出房子，奔进山林。在走进作家的茅屋之前，我在山林中乱窜。山林里的一切都是命定：种子走向死亡，老树却抽出新芽。日落时，我才遇见作家。作家接待了我。

“我在来这儿之前是。”作家说。

“那你讲吧。”我说。

“我写过几本书，但都写的是从未发生过的事。有的人活在未来，说的就是我。”作家说。

“我当时相信那些离我生活十分遥远的人或物，因为我的生活平庸又痛苦。我想，如果等我哪天信仰上帝，我就无可救药了。”作家说。

“然后呢？”我说。

“然后我就在信仰上帝之前，决心赶到了这里。我在这里烧毁了我所有的著作。那是一个冬天。冬天太冷，我每天都撕下来烧一些，每烧一些我就感觉温暖一些，就这样整个冬天都变得很温暖。”作家说。

我说，现在是春天。

作家说，那么就先度过春天吧，从今天的第一个梦开始。

当天晚上，我在作家的茅屋里睡去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我一揉眼角，湿了一片。接着我走出房子，倚着树，吹冷风，头脑却一阵昏沉。我一定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但却已经把它统统忘记了，即使努力回想也无济于事。

我想，罢了罢了，既然已经忘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